

中国当代文学名著启蒙读本

苦菜花

精彩故事

原著 冯德英
改编 商磊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苦菜花精彩故事

原著 冯德英

改编 商磊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苦菜花精彩故事

原著 冯德英 改编 商 磊

河北少儿出版社出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河北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毫米 1/32 8.625印张 17万字 1996年8月第1版

1996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 定价：7.50元

ISBN 7-5376-1420-2/I·587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回我厂调换）

写在前面的话

编 者

《苦菜花》这部长篇小说是以胶东半岛昆崙山区的农村为背景，描述了当地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同日寇、汉奸走狗、封建势力进行的英勇的斗争。

小说一开始就以生动的情节描写了农民反抗封建势力的暴动。故事的发展极为惊心动魄：日伪疯狂的进攻扫荡、阴险的告密、毒辣的陷害、灭绝人性的屠杀和人民英勇顽强的反抗。这当中，有双双受难、至死不屈的夫妻；有在敌人刀口下，宁愿牺牲自己丈夫、却挽救八路军干部的农村

妇女；有为了坚持抗日而被汉奸父亲杀死的青年学生……在这可歌可泣的斗争里，穿插着青年人的爱情、八路军部队的发展壮大、军民关系等许多生动有趣的情节。而贯穿全书的，是一位平凡而伟大的母亲。作者着重刻画了她的崇高气节，善良的品德和坚贞不屈的英雄性格。

这部书是作者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素材写成的。有部分情节几乎完全是真实生活的写照。作为艺术形象，书中的人物是根据现实生活集中概括而成的，但几乎所有人物都有一定的蓝本。由于作者熟悉自己的家乡，热爱那里的人民，因而在他细腻生动的描写中，对那里的一草一木都有深厚的情意，笔触饱含激情，文笔酣畅，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以情动人，是这部小说最突出的特点，正是因为这一点，使我们仿佛与英雄们一起回到了那战火纷飞的年代，共同感受着淳朴人情的浸染与烽火的洗礼。浓郁的地方色彩与独特的抒情风格在我们面前展开了一幅动人的历史画卷。

《苦菜花精彩故事》保留了原著的风貌，在不损害原小说艺术魅力的同时增强了故事性，更宜于少年朋友们阅读和欣赏，并从中获得情操的陶冶与艺术的享受。

目 录

智捉王唯一	(1)
王柬芝回乡	(7)
东黄泥沟的手榴弹声	(11)
英勇退敌	(16)
德强取药	(22)
野火烧不尽	(28)
娟子遇险	(33)
老号长	(43)
柳八爷入队	(48)
巧端据点	(55)
挥泪斩将	(62)
陈政委血洒荒山冈	(73)
星梅的故事	(79)

刀寒难改英雄色.....	(85)
决战“轻骑队”.....	(96)
英雄少年.....	(105)
不屈的母亲.....	(110)
血染的苦菜花.....	(117)
虎口脱险.....	(122)
阴谋还在继续.....	(128)
青春的热血.....	(136)
大汉奸落网.....	(143)
胜利的喜悅.....	(150)
更残酷的大扫荡.....	(157)
不平静的王官庄.....	(165)
王东海救群众奋勇突围.....	(173)
冯仁义好胆识淹死王竹.....	(181)
王官庄再陷魔爪.....	(189)
埋伏战.....	(195)
舍身救亲人.....	(203)
黎明前夕.....	(210)
初探道水.....	(219)
盗取印鉴.....	(226)
风云突变.....	(233)
总攻.....	(242)
柳八爷再显身手.....	(251)
怒放的苦菜花.....	(256)

智捉王唯一

山东昆崙(yú)山一带，资源富饶，但人们却过着穷苦的生活，那些有权有势的财主们，任意侵吞着土地、剥削着百姓。这里七八个村子为一个乡，人们就知道乡公所是衙门，是决定他们死活的机关，更知道“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这句话的意味。

这水胜乡乡长就是大财主王唯一。王唯一还有个叔伯兄弟叫王柬芝，在北平念完大学到烟台教书，很少回家。王唯一倚仗地方军阀，在这一带一手遮天，横行乡里，什么恶事都干得出来。王家的住宅，占去村子的一小半，一律是青灰色的大瓦房。

房周围有高大的围墙环绕着，墙头上布着铁蒺藜。在大门口一旁，威严地矗立着守门的炮台。家里豢养着几十个乡政府的乡丁，专门对付那些不怕死活要拼命的人们。乡公所里有已投靠日本的军阀秦玉堂派来的一班伪军和二十几个保安队员，保安队长是他儿子王竹，他侄儿王流子是小队长。像是知道自己作恶多端末日将近，王唯一仍感到不安全。

这天，在长满一人多高荒草灌木的山洼里，水胜乡的地下党正在召开秘密会议。

王官庄党支部书记冯德松对区政府派来的负责人姜永泉说：

“老姜，这事就按原来的打算办吧，我们家和娟子妹家做掩蔽地。”

“好！”姜永泉脸上变得严肃起来，加重了口气说：

“今夜这次暴动，是咱们党的组织从地下转为公开的决战一战！前面我也告诉了大家，不光是咱们村，而是周围几十个村子都一齐动手干。上级指示，趁日本鬼子还没扎下根，咱们要先下手，把政权夺过来，攥在咱们手里，领导人民坚决抗日！只要咱们划算好，到时候不要慌，别看几杆土枪，几颗手榴弹，也一样把敌人收拾干净！”

“同志们！咱们盼望多少日子的武装斗争就要开始了！现在是每个共产党员拿出真本事的时候啦！”

“同志们！咱们决不能失败，一定要战胜敌人才行！”

周围七八个人的心全都怦怦地跳了起来。人们那被晒黑的饱经风霜的脸上，现出严肃而紧张的神情。

德松瞪大那双青春的眼睛，里面闪烁着勇敢和充满信心的光芒，看着姜永泉的每一个动作。娟子和兰子膀挨膀紧靠在一起，激动得脸直发烧，鼻尖上浮着一层细小的汗珠。七子袒露出毛茬茬的坚实胸脯，用力地抽着烟，烟袋发出吱——吱——的响声……

静默一会儿，德松丁宁大家道：

“老姜的话大伙儿都要记在心里头。回去后再抽时间检查一下武器，别到时打不响。”

“好，大家还有什么话说？”姜永泉接上问道，“……没有了？好吧，就这样干！都要记住暗号，按分配的小组去行动。要保住秘密，外人谁也不能告诉。发生意外情况我告诉大家。秀娟，你回去好好劝劝妈妈，不行再想法子……”

“行，一定行。俺早寻思好啦！”娟子蛮有把握地回答。

娟子是个十六岁的穷苦人家的姑娘，泼辣能干，她的大伯冯仁善全家被王唯一害得家破人亡，父亲冯仁义被迫出走。母亲坚强地拉扯着娟子、德强、秀子、德刚、嫂子这几个孩子，艰难地过着苦日子。当她知道女儿参加了革命，还要以自家南屋作为今夜暴动的出发点时，内

心被复杂的感情交织着、缠绕着。她不知道是甜是苦，是酸是辣，反正样样都有。

随着夜的降临，雨也下起来了。

开始是断续的雨星，渐渐增多转大，一会儿就变成倾盆大雨了。平常总爱闹夜的狗子，也被这不断头的哗哗响着的雨声，搞得腻烦了，不再注意那能引起它们发狂的动静。

已是下半夜了。

村西北角母亲的南屋里，从外面看来黑糊糊的，实际上是用被子遮住窗户，挡住了里面的灯光。这时，里面走出十多个人。他们走得脚步非常轻，出了胡同口，就分成三股，消失在雨夜里。

几乎是在同一时刻，德松的父亲，轻轻地开了门，也送走了十几个人。

不多会儿的工夫，那个威风凛凛的高大围墙，就处在神不知、鬼不觉的包围中。人们听到炮台上的说话声了：

“他妈的！这个鬼天气，真窝囊死人。唉，眼皮老打架……”

“哎，回去睡会儿吧。队长没在，怕什么？”

“那郭班长不是回来啦？”

“去吧。这个鬼天气，谁还会出来？不会有事的。”

接着是下梯子的声音。

墙根底下的黑影移动了……

德松灵巧得和猫一样，踏着高大的七子那宽厚的肩膀，爬上了门楼子。上面有个不大的窄空隙，他用力挤了进去。大黄狗立即扑来。他忙把手里一块儿猪肉往狗嘴里一堵，狗就衔着肉跑到窝里去了。德松掏出豆油瓶子，用一根鸡翎蘸着，往门枕上、门闩上抹了抹，接着，沉重的大门就无声地打开了。一大群人，立即拥了进来。

姜永泉跟在七子身后，顺着梯子向炮台上爬。其余的人跟着德松向里面冲去。

炮台上，那站岗的披着雨衣、挟着枪缩在一起。一听有声音，刚转回头来，七子已抢到跟前，拦腰将伪军抱住。敌人正要喊叫，姜永泉一个箭步赶上去，一手捂住他的嘴，一手举起锋利的菜刀，向敌人的喉咙砍去……

“不要动！”这是德松的宏亮嗓门。

屋里漆黑一团，正在睡觉的伪军和保安队员们被惊醒，慌作一团。有大胆的想去拿枪，向墙上一摸，枪早没有了。一个个磕头的磕头，下跪的下跪，乱得像麻雀窝被戳了一棍。

姜永泉和七子也赶来了。

“留下几个人由德松领着看俘虏。”姜永泉把手一挥，“快！到上房抓王唯一！”

王唯一还没有睡着，抽足大烟，正跟他的两个小老婆在嬉闹。一听到外屋的响动，他知道不妙，抓起手枪

想推开后窗逃走，见房子已被包围，他掩在门后，向屋外开枪。

砰、砰，七子应声倒下。

“王唯一，你再顽抗，就炸死你全家！”姜永泉警告道。

“烧了狗日的！”

“炸塌房子！”

“放火烧呀！”

.....

大家都跟着喊叫，发出种种威吓、警告。

屋里更乱了。

“我的天哪，快把枪丢出去。咱有钱给他们呀。”

其中一个小老婆哭喊着，她还以为是“绑票”（盗匪将人绑去作押，勒索大笔赎款）的呢。

“快呀！把枪丢出去。你不……放手……我咬啦……”另一个小老婆嘶叫着去夺王唯一的枪。

王唯一的手被小老婆咬得痛不过，把枪扔了出来。

人们蜂拥而进。

伪班长郭麻子被枪声惊醒，自己爬后墙逃命了。

枪声惊醒了在睡梦中的全村人们，惊动了每个僻静的角落。山峦被感应，发出旋回的悠久的声响。

这一夜里，同样的事情，也在周围其他村庄发生了。

王東芝回乡

在群众吼声如雷的公审大会上，王唯一被就地枪决了。区政府代表姜永泉宣布：除了留给王唯一家属够维持生活的财产外，将他的其余财产全部没收，分给贫苦群众。

接着成立村政府，选举村干部。村长还是当过几年村长，其实一点儿权力没有的老德顺。德松当农救会长，负了伤的七子当副村长，大海、玉秋分别当了青救会长和民兵队长。娟子和德松的妹妹兰子任妇救会会长和青妇队队长。村里一片喜气洋洋，受了几辈子苦的穷百姓终于能扬眉吐气了。

王唯一死后一个多月的一天晚上，王官庄的人们都在家吃饭的时候，朦胧的月光下有两个人影，很快向村南头走着。后面那个人挑着东西，显然是前面那个戴礼帽穿长袍的人的脚夫。他们很熟悉地进了高大围墙的拱门，走进有着长长走廊的大门里。

杏莉听到一阵脚步声，扭回头一看；把她惊怔住了。灯光下，只见那人细长个子，穿着灰色长袍，脸皮惨白，青筋暴露。这时，他正在小心翼翼地帮那挑夫从担子上拿下一个沉重的皮箱。

“哎呀，爹！是你回来啦！真想不到啊！”杏莉惊喜地跑上去，“爹，你快歇歇吧，我来拿东西。”

王柬芝看着女儿笑着说：“长这么大了！”说着又挡住了杏莉要来提皮箱的手，“这个不用你，快帮他把行李卷解下来。”

又问道：“你妈呢？”

不一会儿，王柬芝的妻子走进来。看到王柬芝回来，她脸上浮着不太自然的微笑，急忙问他：“吃饭不？”

王柬芝打量了妻子几眼，没理她的话。他叫她打开放在柜子顶上的朱漆黑红的大樟木箱子，把他带来的那个沉重的皮箱放在里面，外面加上两道大铜锁，并把几副钥匙都从妻子手里要过来。

王柬芝的突然回来，莫说他妻子、女儿很惊异，就是他本人也不能不感到生活变化得实在太快了。

王東芝在北平的大学里念新闻系的时候，已经是国民党党员了，工作以后仍然从事反共亲日的间谍工作。胶东昆崙山一带共产党活动频繁，素来是国民党的心腹之患。正逢王東芝的堂兄被镇压之时，国民党鲁东区特派专员郑威平找到了他，同行的还有一位日军情报员。就这样，他忙着调试电台，做行动的准备工作的……他向已经当了伪军的侄子王竹和王流子了解了家乡的近况，俟好时机，就离别了哭哭嚷嚷的情妇淑花，回到本来他很不愿意回来的山区的家乡……

王東芝刚回来时，和外人谈起来，开头他总是说当他回到家，听说王唯一被民主政府判处了死刑，心里有点难受，“他毕竟是我叔伯兄弟啊！”王東芝有些伤心地说。可是接着他马上改变了态度，变为愤怒了。他痛骂王唯一卖国当汉奸，在乡里犯了那么多罪恶，死有应得，他与自己本不相和，这乡亲们都是知道的。又谈到在外面的情况，日本人欺我同胞，他如何领着学生抗日，结果被抓进牢狱好几个月，出来他又不顾迫害地参加了救亡工作……当他听说家乡有了共产党领导抗日，就不顾敌人的阻挠而奔回来，誓为抗日尽力。他说这些话时，那种痛苦万状、捧腹揪心的神态，很使人们动心。

光说空话不行，王東芝还用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的抗日爱国心。他把山峦、土地献出一部分来，又把大批陈粮交了公，并自愿帮助政府办小学，以尽他知识分子

的一点儿力量。

王官庄是周围十几里最大的一个村子，又是乡公所的所在地，因此中心小学一直就设在这里，别村的孩子也到这儿来上学。

王柬芝自然任了校长。学校里有两个教员，一个叫宫少尼的是王柬芝的姑表弟，好逸恶劳；一个叫吕锡铅，原来在县衙门里当过书记，后来不知怎么丢了差事，又教开了书。这两位先生，各有所图，很快就成为王柬芝的党羽。

王柬芝因为长期不在家，又对妻子不闻不问，杏莉母亲已与他家的长工王长锁好上了，阴险的王柬芝借机又把王长锁捏在了手里，听自己使唤。